

# 朝鲜战事

CHAOXIAN ZHANSHI

## 上卷

奉献给你一段不应淡忘的回忆

历过的才懂得什么是血与火

徐孔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朝鲜战事



徐 孔

上卷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战事/徐孔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3  
ISBN 7-5006-3304-1

I. 朝…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16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38.5 印张 4 插页 1003 千字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53.50 元(上、下卷)

一九五〇年深秋的一个早晨，一轮红日从烟波浩渺的东海上跃起，耀眼的霞光驱赶着地面上的雾气。临近海湾的临河镇的轮廓逐渐清晰地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

霞光照射着镇里墙壁上新刷的标语：

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打败美国侵略者！

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沿街电杆上的高音喇叭正播送着各地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选派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参加志愿军的情况。

这个临海的小镇和全国各地一样，为了支援抗美援朝，积极行动起来了。

在镇南的临河码头上，装卸工人们正忙着从对槽船上卸下军用物资，装到停在岸边的汽车、马车上，准备运往驻在附近的志愿军部队。桥东的几家工厂汽笛长鸣，离往常的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工人们纷纷离开家门，奔向工厂。

镇里的商店都提前开始了营业。

处于“三秋”忙季的农民们起得更早，天刚破晓，收割的、秋耕、秋播的人们，就赶着牲口，带着农具陆续出动了。

甚至小学学校的孩子们也打破了往常的惯例，很早就来到了学校，跟随老师奔向镇郊刚刚收割过的稻田。他们要在上课以前拣一个小时的稻穗，支援志愿军叔叔。

临河镇狭窄的街道上，上班的工人、下田的农民、送孩子上幼

儿园的妇女们、运输物资的车辆……人来车往,显得十分拥挤。

在这繁忙而拥挤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人。他,看样子不过二十三、四岁,上中等个儿,身材匀称,秀气的脸被海风吹得红里透黑,衬上两个乌亮有神的眼睛,更显得年轻英俊。

年轻军人穿过人群,很快地从桥东街拐向南北大街。就在这时,他身后的人们突地惊慌地呼喊起来:“马,快闪开!”

原来是一匹拖着石碾的马被汽车的喇叭声吓惊了。那烈马挣脱主人的手,竖起耳朵,摆着长鬃,嘿嘿地长啸着,向前狂奔起来。人们惊恐地向两旁躲闪。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刚刚扭转车把,后轮已被碾柜带住,连人带车摔出好远,差点被石碾压到身上。再前边不远,是一个背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胖胖的姑娘,右手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听到呼喊,扭回头,看到那匹狂奔的马,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正在这危急的当儿,忽见那年轻军人一个箭步跃到街道当中,迎着那马扬起手来。人们又是一片惊呼:“快闪……”开字还没喊出口,那马已奔到年轻军人的面前,见到阻挡的人,暴怒地扬起前蹄。那年轻军人毫不慌乱,以闪电般的速度,往旁一闪,飞身上了马背,抓住笼头,猛力往后一勒,那马仰起头,狂啸着,前蹄蹬高直立起来。年轻军人好像长在了马背上,左手一带,又把那马挣脱了的嚼子勒进嘴里。那马振鬃掀蹄,左扭右蹦,但在强手的制驭下,终于不动了。

人们都被这惊险的场面惊呆了。特别是那个背孩子的中年妇女,由于刚才过分紧张,此刻危险解除,精神松弛下来,竟瘫软得一屁股坐到地上。背上的孩子脚一触地,立刻哇哇地大哭起来。

年轻军人跳下马,把缰绳交给随后赶来的马主人的手里,急忙走过去,一手抱起孩子,一手扶起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看着那年轻军人,忽地失声说道:“咳,大侄,原来是你呀!多亏你救了俺娘俩的命。”

年轻军人也认出来了，他眼前这个面容清瘦、有两个泼辣大眼睛的中年妇女是桥东居民委员会主任王大婶。因为他的妈妈是在桥东居委会工作，他探亲时曾和王大婶见过两面，就含笑问道：“大婶怎么一大早就到桥西来了？”

王大婶——那个中年妇女接过孩子，撸起孩子的右裤腿，孩子的小腿上缠着纱布，肿了一大片。王大婶恨恨地说道：“你看看，这都是我家大小子干的好事儿！十五、六岁了，整天地嘴不闲，手不闲，变着法儿给你惹乱子。前天他想出个怪主意，用绳子从后街牵回两条狗，叫小三和小四骑上狗装骑兵，互相对打。狗把小四的腿咬破一大块，亏得你家效兰给上药，才止住了血。气得他爸爸狠狠地摔了他两巴掌。他大喊大叫，说他爸爸不让学解放军，是顽固派。他爸爸气急了，扒下他的裤子，用烧火棍在他屁股上一顿好揍。他还是不输嘴，说他爸爸不讲理，光打人，顶顶是个顽固派。昨天早上，我和他爸爸一上班，他就揣上两块干粮从家里跑出去，一天一夜没回来。趁早上居委会事儿少，我带小四到医院让效兰给换换药，顺路到他二姨家，看看那个小挨刀的是不是跑到他姨家去了。咳、咳，提起他就恨得我牙根痒痒，不说他。可是你，大侄，听说昨儿晚上才回来，怎么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年轻军人笑着说：“部队上工作忙。”

王大婶这才注意到，年轻军人的胸前没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军帽上也没有“八一”帽徽。惊奇地问道：“大侄，你这是……”

年轻军人含笑说道：“大婶，你慢慢走。”他像是不愿回答大婶的疑问，回过身，继续快步向北走去了。

“耀华可是转业了？”王大婶有些纳闷地自言自语。

这时，那个穿军装的胖姑娘嘻嘻地笑着说：“王大婶，你没听电台广播说组织了抗美援朝志愿军？他就是志愿军！”

“陶萍，他是志愿军？”周围好几个人用惊异的口吻问。

“可不是！”胖姑娘陶萍用权威的口吻说：“他爱人效兰是我们医院护士班班长，亲自对我说的，他在志愿军里当营长。”

“那么年轻就当了营长？”又是几个人用敬佩的口吻问。

“可不是！今年才二十四岁，多漂亮的小伙儿！你们没见他军装的肩膀那块儿湿了一大片？准是效兰姐的眼泪弄湿的。嘻嘻。”陶萍广播完这条重要“新闻”，心满意足地拉着小女孩向幼儿园那边走去了。

附近的人们都在继续传递着这个消息。“刚才那个制服烈马的是志愿军！”“是志愿军的营长！”

人们只听说组织了志愿军，却谁也没有看见过。志愿军是要代表全国人民出国作战的呀。人们都把目光投向那年轻军人。

年轻军人走得很快，已经出了北街口。

很多孩子向北追赶着，大声呼喊：“志愿军叔叔！”“志愿军营长叔叔！”

那年轻人当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黄河部一团第一营营长，名叫马耀华。身后人们的议论和孩子们的喊叫他都听到了，他心里一阵阵地发热。他从那些议论和孩子们的呼喊声里，感受到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和殷切的期望。

陶萍说得不错，刚才离别妈妈和效兰的时候，妈妈和效兰哭了，他也流下了眼泪，他也是个普通的人啊！他也渴望亲人的团聚，也希望得到家庭的温暖。可是，作为军人，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必须抛开个人的利益。他耳边还在响着军政委陆静轩在干部动员大会上一段扣动人心的讲话：“祖国大陆刚刚解放，我们身上的征尘还没有洗净。经过多年的战争，我们的国家需要恢复建设，我们的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又要去打一场我们不愿意却又必须去打的战争。大家从报纸上、广播中已经知道，今年九月，美帝国主义者悍然对我们的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美国和朝鲜相距万里，他们为什么

要远渡重洋到朝鲜来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不难理解的。大家都记得，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区的军民刚刚擦干身上的血迹，蒋介石就动用他的四百余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就是这个美帝国主义者，拿出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帮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他们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支持蒋介石打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道理很简单，他们要推行霸权主义，就要扶植听命于他们的反动政权。他们在朝鲜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朝鲜是一个小国，可是美帝国主义者，不仅出动了他们自己的大量陆、海、空军，而且用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仆从国的军队。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朝鲜，而是在亚洲推行他们霸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公然宣布阻止中国用武力收复台湾，美国的第七舰队陈兵台湾近海，并加强了对越南和菲律宾的侵略行动。现在，侵略者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疯狂地向鸭绿江边推进，敌人的飞机不断地轰炸我国边境的城市和乡村，公然叫嚷鸭绿江和图们江不是中、朝的天然国界。侵略者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占领朝鲜之后，就会把战车开到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他们称霸亚洲的目的。现在朝鲜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唇亡则齿寒。中国人民对此绝对不能置之不理，绝不能叫帝国主义者占领朝鲜、进而称霸亚洲的野心得逞，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我们很清楚，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对我们来说将是十分艰难的。美帝国主义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而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可是，不论经历多少困难，付出多大牺牲，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正义在我们一边。现在，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人民都关注着朝鲜战场。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在侵略者面前屈服。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帝国主义者有所谓的时代已经结束。已经觉醒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当时全体与会干部热血沸腾。他也

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会场。一个革命军人对国家对民族的神圣的责任感,使他当即做出了一项决定——推迟他和效兰的婚期。今年八月,部队从大西南回到华北以后,根据妈妈的愿望,他曾和效兰商定,十月二十日给妈妈过完生日以后就结婚。可是现在部队马上就要出征。在这场战争里,个人命运如何,他从没有考虑。从参军那天起,他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却不能不为效兰考虑,如果在出征之前匆忙结了婚,万一他在战争中牺牲或致残,将给效兰带来终生的不幸。为了说服妈妈和效兰,他特地向团里请了两天假。可是当他把部队即将赴朝,他准备推迟婚期的想法告诉妈妈和效兰时,两个人的痛苦表情,使他内心颤动。他完全能够理解妈妈和效兰的痛苦心情。他十四岁就死了父亲,在困苦的生活里,妈妈惟一的指望就是儿子。效兰的童年更凄惨,十岁上就父母双亡。好心的妈妈把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带在身边抚养。他参军以后,娘儿两个相依为命。饥一顿饱一顿地苦熬岁月,她们的心时时刻刻都悬在前线亲人的身上。好不容易解放战争结束了,他又回到妈妈身边。他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探亲见到妈妈的情形。妈妈望着站在面前的整整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儿子,只叫了声:“柱子(他的乳名)!”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拉着他的手,摸抚他的头发、脸,摸抚他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喃喃地说:“妈到底把你等回来了,等回来了!”那天夜里,妈妈整夜没睡。吹灭灯以后,妈妈仍然坐在他的身边,一会儿给他掩掩被子,一会儿摸摸他的前额,一会儿又把脸贴近他的脸,听他呼吸的声音。效兰偎依在妈妈身旁,出于少女的羞怯,没有摸他、碰他,可是他知道,效兰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妈妈细声细语地和效兰商量,及早把他们的婚事办了。效兰把头埋在妈妈怀里,悄声地说:“妈还不知道我的心?只要柱哥愿意。”效兰暗暗卖掉了母亲留给她的一副银镯子,买了些彩线和缎料,绣了两对枕头,还剪了喜字和窗花,尽家里的条件,把结婚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可是朝鲜战争牵动了这个家庭,喜

事不得不推迟，刚刚团聚的亲人又要分离。妈妈和效兰的心里怎么能够不难受！妈妈到底是饱经风雨的人，她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轻轻地叹了口气，和声细语地说：“你是在党的人，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妈不拦你。”效兰却哭得很伤心。她从童年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家联结在一起，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和马耀华不断的书信来往中，早已确定了自己的终身。她知道马耀华是真心实意地爱她，知道马耀华为什么推迟婚期，这使她更加难受。她坚决不同意推迟婚期，哪怕部队明天就出发，也要结婚。她向马耀华说明，她在部队医院里工作了好几年，知道战争对一个军人可能意味着什么。可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不会离开这个家庭，不会离开妈妈，结了婚，她可以更名正言顺地照顾妈妈。他只好用出征前部队不批准结婚的规定说服效兰。妈妈也从旁劝说。妈妈一讲话，效兰就不再坚持了，只是坐在妈妈的身边流眼泪。为了打破当时沉默而痛苦的气氛，他有意毫不连贯地讲起这些年来，他走遍大半个中国所见到的奇闻轶事来，妈妈也讲了一些熟人的事情，他甚至讲了几段笑话。但三个人却都知道在对方笑容后面所隐藏的苦涩。

马耀华轻轻嘘了一口气，极力抑制自己不平静的情绪。部队马上就要行动，战前有那么多准备工作急需办理，他必需尽快赶回部队。他不断地加快脚步，但昨天晚上那些景象仍然不时地在脑子里闪现。

快到孙庄东边公路的时候，从后边传来的响亮而跳荡的笛子声，把他从繁杂的思绪中解脱出来，他不由得回过头去。就见从东南的大道上跑来四辆胶轮大车。头两辆拉的是雨衣、雨布，后两辆拉的是折柄铁锹和鹤嘴镐等作战器材。

马耀华立刻认出了，那赶头车的是团后勤主任张元丰，一个瘦弱的中年人，还不到三十五岁，却有些驼背了。这位后勤主任有个十分奇特的习惯，总是挎着个大得出奇的帆布挎包，正左手捂着挎

包,右手灵巧地晃着鞭子,迈着细碎的步骤傍着大车跑。

头车侧后跟着一个吹笛子的战士。那战士非常年轻,看样子大不过十八九岁,肩膀宽宽的,丰腴的面孔白中透红,衬上两道燕子翅膀似的好看的黑眉毛,一双明光雪亮的大眼睛,显得既活泼又漂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条腿非常富有弹性,走起路来,使人感到不是走,而是在跳跃。在快速行进当中,他居然能够吹笛子,而且音节不乱,响亮动听,说明那年轻战士吹笛子确有一些真功夫。

想是善于精打细算的后勤主任为了使大车能多拉些东西,四辆车的赶车人和跟车人全都没坐车。

张元丰几次回过头去,招呼那年轻战士:“别光顾吹笛子,看好车上的东西,丢了一样,打起仗来也是困难哪。”

那年轻战士愉快地点着头,用更响亮的笛声表示已经知道了。

眼看大车快到公路了。正在这时,从天津方向开来一辆满载药品的汽车,在大车道和公路交叉路口误住了。

孙庄东边这条公路是刚修不久的土公路,路面不实,特别是交叉路口,被铁轮大车轧烂了。几天前下过一场雨,至今那地方还是一片烂泥。汽车在路口的烂泥里吃力地哼哼着,轮子越陷越深,后来轮子停止转动,汽车熄灭了。

马耀华急忙走过去,一看车号,是军部汽车连的。司机显然是个新手,急得满头大汗,掀开车头,摆弄半天没有找出毛病,又在烂泥上铺块油布,钻进车底下。

这辆汽车停的很不是地方,汽车开不走,四辆大车也过不去。大车、汽车上拉的全是部队急需的东西。但马耀华不懂汽车技术,修车的事插不上手,忙从驾驶室里拿出一把短柄铁锨,帮着清理车轮附近的烂泥。

张元丰一手捂着大挎包,一手拿着折把铁锨也跑过来,苦着脸说:“真是越渴越吃盐,任务这么紧,五辆车全误在这里,这可实在

是困难哪！”他同样不懂修车技术，只好和马耀华一起帮着清烂泥。

笛子声已经停止，那年轻战士迈着跳跃似的步伐跑过来。他先看看前轮，又看看后轮，后轮陷得不深，就从马耀华手里接过铁锹，笑嘻嘻地说：“首长，你和张主任歇歇，我来吧。”他很麻利地清除了后轮后边的烂泥，在路面上铲了个斜坡；又清除前轮前边的烂泥，也在路面上铲了个斜坡，以后，向车底下弯下腰问：“毛病找到啦？”

司机从车下探出油污的脸，苦恼地摇着头。

年轻战士很有把握地说：“听响声，是电路上的毛病，我帮你看看。”他很熟练地从工具箱里拿出改锥、钳子、扳子，跳上车头，只一会儿，就从车头上跳下来，冲司机愉快地喊道：“修好啦，是电路的毛病。你先擦擦手，我替你开过这一段。”他灵巧地驾驶着汽车，不是向前，而是先向后，退出十多步，然后加大油门，顺利地冲过了那片烂泥，这才把汽车交给司机。

马耀华高兴地问：“你当过汽车司机？”

年轻战士笑嘻嘻地说：“不是，首长，我开过拖拉机。”

马耀华说：“那一定是个老拖拉机手了，对汽车也这么熟悉。”

年轻战士笑着摇摇头说：“一点也不老。首长，我是拼刺刀的，去年，打败老蒋以后，一部队开展大生产，团首长派我到拖拉机训练班学习，我就开起铁牛啦。”

马耀华看着年轻战士那容光夺人的漂亮面孔，明光雪亮的大眼睛，还有刚才那响亮而跳荡的笛子声，不由得想起一段往事。

年轻战士见马耀华端详他，笑嘻嘻地说：“首长，你不记得我啦？杨家营西山梁，记得吗，西山梁打鬼子！”

马耀华惊喜地说：“你是杨占英？”年轻战士响亮地笑了：“是啊，是啊，首长，我是杨占英。”

那是1945年春天，当时马耀华在营部当通讯班长。一次，营长曹恩带着一个连到敌后执行任务，回来的道上，被四五倍的日伪

军包围了。突围的时候，曹恩的腰部负了重伤，并且和部队失掉了联系，马耀华架着曹恩，利用沟坎和密林作掩护，傍晚才甩开敌人，想到杨家营找地下交通站长杨洛宽，把曹恩掩护起来，等夜里再继续找部队。不料刚走到杨家营西山沟，四下里又响起了枪声，马耀华心里很着急，知道这是敌人在追捕我军被冲散的人员。怎么办？正在这时，忽听左边山梁上传来吹笛子的声音。一仰脸，就见上边有一群牛和羊。一个十三四岁光头大眼的男孩，头朝后，仰卧在一条牛背上，悠然地吹着竹笛，两只光脚在牛肚子上打着拍子。那笛子声响亮而跳荡，十分悦耳。后边的黄牛背上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个圆脸、细脖、肩胛瘦削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吹着一支很短的竹笛，涨得满脸通红，竹笛发出吱吱的刺耳的尖叫，怎么也吹不成个调调。光头大眼男孩忽地坐起，灵巧地比着手势：“小明，看，嘴唇贴到这儿，手指这么按，明白啦，这么按！”

曹恩高兴地说：“唔，唔，占英和小明。”

马耀华也认出来了，那光头大眼的男孩正是杨洛宽的大儿子杨占英，那圆脸、细脖的小男孩是烈士李永祥的遗孤，奶名叫小明，由杨洛宽抚养着。两个孩子明里是给财主家放牛放羊，实际上是替村里放游动观察哨。他刚想打招呼，杨占英——那光头、大眼的男孩早发现了他们，高兴地叫了声：“马班长！”跳下牛背，跳跃着跑过来。一见曹恩身上的血迹，吃惊地问：“曹营长受伤啦？”随后，向那圆脸、细脖的小男孩一挥手：“小明，快！”小明忙滑下牛背，爬到旁边一棵大树上。

杨占英帮助马耀华架着曹恩，来到上边的山神庙跟前，拨开神座跟前的刺蓬棵子，拆下活砖，把曹恩扶进神座里，那里边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下铺着很厚的干草，角上还放着个鸟笼子。是两个孩子收拾出来准备避雨的。

安顿好曹恩后，杨占英高高兴兴地说：“你们就在这儿歇着吧，鬼子保险找不着。”他钻出去，从外边堵好砖，跳到庙前边的碑座

上，靠着石碑，又吹起笛子来。

那五条牛和三十多只羊，好像都来欣赏音乐似的，移到石碑的附近，安安静静地啃着嫩草尖。一只黄毛大狗竖着耳朵，警惕地卧在碑座前边。

忽听大树上传来嘎呀嘎呀乌鸦的叫声。这是小明报讯，敌人来到近处了。

杨占英好像没听见，仰着脸儿，继续吹笛子。

下边响起粗暴的吼声：“小孩，这边，八路的有？”

笛子声更加响亮了。

“混蛋，皇军问话，你听到没有？”随着嘶哑的骂声，从下边爬上两个鬼子，一个提着手枪的汉奸。

鬼子用刺刀逼着杨占英：“你的，说谎，死了死了的。八路，这边的有？”

杨占英跳下碑座，歪着脖儿看着两个鬼子：“大路？山下有。”

那汉奸立起眼睛骂道：“再打岔，崩了你。快说，这里有没有八路军？”

杨占英猛地从腰里扯下弹弓，只听啪的一声，说来也巧，从上边的刺蓬棵子里飞起一只大山鸡，弹弓射出的石块正打中山鸡的脑袋，山鸡扑打着翅膀落下来，杨占英跳跃着跑过去拾起山鸡，拿到鬼子跟前，笑嘻嘻地说：“太君，村里烧酒大大有，这个迷西（吃）大大好。”

鬼子收起刺刀，咧开嘴笑了。显然这只肥大的山鸡他很满意。刚才那响亮的笛子声，眼前这空旷的山梁，孤零零的小庙和仅有的两个小孩，使他的敌情观念松弛了，拿过山鸡，说：“小孩，村里去，你的带路。”

正在这时，忽听一个尖细的声音喊道：“牛惊啦！”

杨占英猛地闪开，手指按到嘴唇上，发出一声尖厉的唿哨，那唿哨就像冲锋令，五条牛和一只头羊，全低着头，瞪圆了眼睛，向敌

人猛冲过去，两个鬼子猝不及防，立时被撞翻在地，大枪摔出好几步。那汉奸位置稍靠后，刚想逃跑，大黄狗一跃而起，呜——的一声咬住了他的后脖子，汉奸妈呀一声，扑地摔倒，弯角头羊和一条黑牛立刻抵到他的脑袋和后背上。

马耀华生怕两个孩子吃亏，急忙推开活砖。他跑到跟前时候，杨占英已经用鬼子的刺刀刺死了一个鬼子。小明的放羊铲扎进另一个鬼子的腮帮里，鬼子哇哇地怪叫，却被两条牛死死地抵住，动转不得，想挣脱放羊铲子，小明两手攥着铲子把，狠狠往里扎，死命不撒手。马耀华拾起另一把刺刀，结果了这个鬼子，那汉奸连踢带打，滚下十多步，刚刚爬起来，马耀华手里的三八枪响了，又摔倒在山坡上。

杨占英一摆手：“小明，快，转南山！”

小明爬上牛背，那牛和羊好像训练有素的战士，五条牛在前，头羊带着三十多只羊在后，一溜烟尘，向南山跑去了。

杨占英帮着马耀华解下鬼子身上的子弹盒，拾起汉奸的手枪，急促地说：“马班长，咱们也挪个地方吧。”

等后来的敌人发现山上的死尸的时候，他们已经下到南边山沟的一眼枯井里，那里是地道的一个出口，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了。

马耀华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由得笑着说：“和帝国主义打仗，你算是个老战士了。”

杨占英愉快地说：“若是外国鬼子硬往咱们刺刀上碰，就叫它试试吧。”

马耀华问：“小明还在你们家？长大了吧？”

杨占英说：“小明快有我高啦，就是瘦。他也参加了志愿军，和我编在一个班。”

马耀华说：“都在团后勤？”

杨占英响亮地笑了，说：“首长，我和小明都在一连三班。”

马耀华奇怪地说：“我怎么一直不知道？”

杨占英说：“我和小明编到一连才三天。前天首长到师里开会，昨天又回家，不在营里呀。”

这时，张元丰已经把大车赶过交叉路口。

杨占英凑近马耀华，用眼睛指着张元丰，小声说：“首长，张主任的胃病犯啦，一道上老是呕酸水，还吐了两回。可是就是不肯坐车，跟着大车跑，你看累得那身汗，把军衣都湿透啦。”

张元丰苦着脸说：“你们光惦着我，怕我累，怎么不想想牲口更累！载这么重，道路又不好，再压上百十多斤一个大活人，若是把牲口使坏了，会给以后的工作造成多大的困难啊！”又向马耀华诉苦说：“眼下后勤处车辆少，人手更缺，运输连、担架队、监护排、杂务班全都不满员，很多勤务得求各营派人，今天跟车就是一连派的。往后马营长还得多多地支持啊。”

马耀华看着张元丰那汗湿的军装和带着病容的黄瘦的脸，心里很受感动，就说道：“团后勤的工作都是为各营服务的，营里理当支持。以后需要营里干什么，打个电话就行了。倒是张主任对自己的病应该当心些。”

张元丰那总是带着愁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模样：“马营长，你可真是顾全大局啊。不要惦记我的病，工作是最好的医生，一忙起来，病就全好了。”他灵巧地晃动鞭杆，叭、叭地连甩了两个响鞭，那马跑快了。

中午时分，马耀华随着车队赶到了驻地。

一营和团后勤驻在紧挨的两个村子里。当中一条大车道为界，道东是一营驻地李庄，道西是团后勤驻地贾庄。

进得南口不远，马耀华就和车队分了手，车队向西，奔后勤仓库；马耀华向东，奔一营营部。

这时正是午饭后部队的休息时间，但在一连一排住的大院前边，却围着一圈人，从里边传出炸雷似的杀声。马耀华来到跟前，

看，原来是一连长吕杰正在和三班的战士比赛刺杀。

吕杰长得膀阔腰圆，在宽大的赤红脸庞上镶着两个铜铃似的突出的大眼，说起话来，犹如一连串响雷，一见面就知道是个精力充沛、性情火爆的小伙子。只见他身被护具，手挺木枪，连续猛攻，真是透出八面威风。

三班那两个对刺的显然是新兵，两个对一个还显得手忙脚乱，只四五个照面，全被吕杰刺中，败了。

吕杰解下护具，丢到地上。一边晃着手里的木枪，大声说：“告诉你们，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一颗红心，一把刺刀！不敢刺刀见红的部队，全是窝囊废。你们在刺杀上还得下点苦工夫。”转身吩咐通讯员：“记上，三班不及格。”

吕杰刚要走，从三班又走出一个战士。那战士和杨占英差不多的年纪，不过十八九岁，着装、动作，又干净又利索，显得十分精悍。马耀华认得，那是三班的战斗小组长郑天保。

郑天保拦住吕杰，说：“连长，刚才比的几个班，没有一个胜过连长的，为什么单给三班记上不及格？”

吕杰翻着眼睛，说：“你还不服气？你们有的俩不顶一个，有的根本不懂刺杀技术。”

郑天保说：“那几个都是新同志，没有经过训练。三班四个老同志，连长只比了两个。”

吕杰说：“拼刺刀，杨占英还凑合，出差去了。你们班还有谁？”

郑天保说：“我还没有出场。”

吕杰看看郑天保那并不粗壮的身材，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有胆量，你就试试吧。”

郑天保戴好护具不动。

吕杰不耐烦地说：“要比，就出枪，等什么？”

郑天保说：“连长没戴护具。”

吕杰冷笑一声，说：“倒是挺谨慎！告诉你，你若能碰到我的衣